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九

豫章　朱　健可强父著

弟　朱　儆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為棘幣，外員法天，內方法地，以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

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黃帝氏作立貨幣以制國用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爲一家有道乎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銀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者下有鉛錫上有葱者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幣于是乎成黃帝乃焚山林破曾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財用自是作刀棘由此顯矣陶唐氏謂之泉夏禹之時天下大水五年人之無糧有賣子者禹于是

採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民用以阜至湯有天下大旱七年民復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賴以不困及至成周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吾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近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彼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王起于

禹氏之旁金起于汝漢之右衢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於是太公乃立九府圜法以掌其政令要會其法錢圜函方輕重以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

用足矣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嘗問於管子曰請問權數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何也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無入于溝壑乞請者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公曰吾欲行之奈何曰梁山之陽綪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請立幣重銅以二年之粟與天下相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

不備失權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公
曰請問國會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
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
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行此奈
何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于篋
何謂藏於民請以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
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
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
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三歲者四分在上一分在下穀三倍重矣邦布
之藉終歲十錢人家受食而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
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
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乘時進退則刀布藏于官
府萬物輕重皆在于賈故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
物重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國
以霸強其後百餘年周景王特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
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
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
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
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
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

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惠於
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
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夫旱
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
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
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
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亾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
灾備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

去藏而覊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寳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寳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
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
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
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
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
陷井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
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
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

而澄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繁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蘊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

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時天子有事于四夷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贍不足而民治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銖錢歲久寖少建元來縣官多往往即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鋊錢

盜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
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
必以皮幣薦璧乃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
白選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已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竟案治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乃緡錢令雖下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又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

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下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帝時貢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暴露中野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
勿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
一意於農桑便而議者以爲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
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焉議雖志於古而近本然
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
錢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篡漢以書
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
龜貝錢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
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

衆投四裔而貨貝憒亂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自公卿大夫至庶人用錢禁抵罪者不可勝數也莽又數以其意改作而貨布所由無常民莫知所守陷刑辟甚衆愁苦而公孫述在蜀廢五銖錢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之語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改鑄大錢者下四府郡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陶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飢是以先王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遺畝女不下機誠以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者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杼柚空於求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務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造鑄之姦於是乎生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焚火之上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然且不給況今一人鑄而萬人奪

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寖至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毀不同凶訛相類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旣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

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
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
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
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
便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
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
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
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界其直勿有所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由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肄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

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耶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防之右僕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貨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於濟用一也豈宜以一當兩崇虛價哉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困

懼非所以使之鈞也不聽竟鑄之已不便乃罷其後行葉鵞眼綖鐶諸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而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刑不能禁齊奉朝請孔覬言鑄錢之幣在於輕重屢更重錢患于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於盜鑄盜鑄之爲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刑罰之煩始此矣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世有興廢而五銖不變者以

輕重行貨之宜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
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斷剪鑿破
小鉄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世利貧良之民塞姦富
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
用錢餘州郡雜用穀帛交廣全通金銀武帝初鑄錢
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鐵錢而私鑄騰起所
在鐵錢如丘山貨滯不行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
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
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巳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

兩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後錢兩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鵞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鵞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鵞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神武

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銖且銅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

帝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初患錢品輕重不等更鑄五銖如漢而錢幣始一巳大猾私鑄而錢更濫惡甚乃剪鐵葉裁皮糊紙爲之苟用相欺由此觀之始未嘗不重利權勤國力無愛銅惜工坊僞濫以幅利而末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窺尚書言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所宜而順之太和五銖初自孝文皇帝誠不易之式雖利於京邑而徐楊兗鄭各便其土之錢貿鬻不用也本律所爲禁者謂鵞眼綫鑿繆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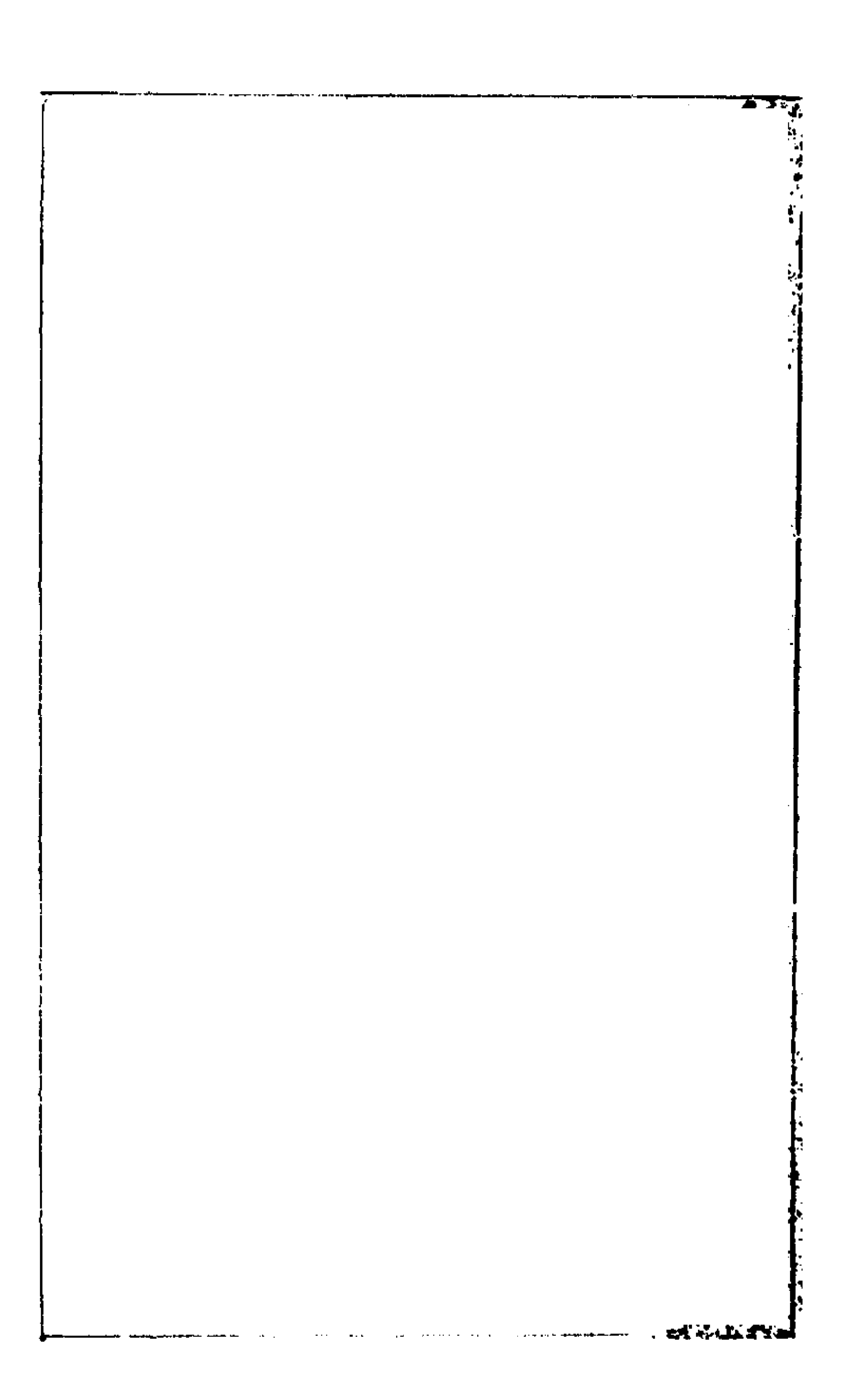
錢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斷使不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爲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飢寒之苦非子恤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爲名欲俗行如泉流而止非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鑄不法及毁大爲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

沈約論曰民生所資惟食與貨貨以通弊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漓情嗜疏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逸故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

周崇錢幣

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衆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于湯世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

辟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察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織粟羨溢同于水火旣而蕩滌剗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異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孔琳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說而然乎



唐宋錢幣 元附

唐初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于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而民間盜鑄者死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如舊然天下皆鑄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于江中者乃詔所在納惡錢于官歲不爲息儀鳳中

顯江民多私鑄為業詔巡江官督捕而載銅錫鑞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糴米粟一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模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而捕責

甚峻所捕上書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于是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送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今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得公鑄議下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于是古者以珠玉爲上幣

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捨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謂人主之權今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

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禁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制故令法不可以制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爲恐彌貧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與人

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誠重銅禁則銅無他用銅無他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于是禁惡錢而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

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鑄者西京錢有鵞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

諸道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卒不能改由是錢有虛實之名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錢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無

慮以幹鹽鐵爲重而劉晏司江南財賦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之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積于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以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府兩稅以錢折納軍裝吏祿悉取給于錢以故錢日乏而民間苦于物輕李相陸贄極論其弊有

曰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貸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

不乏固可以散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與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

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皆不報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議者請許商人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

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
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
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
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
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
一賞告者京師區賜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
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
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兩稅
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

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錢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趣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貿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商賈貸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

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寛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

去錢焉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錫鉛土木爲之惟鑑盤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已又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谷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于是禁銅器官爲一切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請以銅像鐘鐸皆歸巡院州縣益多銅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淮南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會宣宗即

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云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者論刑有差帝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爲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嗟夫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爲人所難者其惟世宗乎欲禁銷錢并毁銅像夫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錢不可銷必矣蓋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冷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上好遠方之貨則錢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以不貲之價縻有限之錢雖萬國爲銅陰陽爲炭猶且不給區區器像亦曷濟乎而不聞世宗有關越之禁則其不以泉貨貿遠方之珍可知也故非至廉無欲然後可昔生人之共寶世宗不可謂知本末者哉宋初鑄

宋元通寶輕重一准唐開元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錫錢咸禁限一月悉官違限者罪私鑄者棄市而銅鐵闌出境外及諸番罪有差當是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各有監久之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勿擾桂陽上銀課天子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深疚於朕心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轉運副使張鄂

言州峽故乏銅諸所用鐵錢十直銅錢一後彌益賤請市吏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而令民輸官府錢者即乏之錢毋得輸鐵錢聽輸銀絹以充候銅錢多乃輸錢從之轉運使聶何及判官范祥謬言民願輸錢則以月俸所得錢易取直市之民民益苦之錢或發古冢毀佛像取銅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論糺之而祥詠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輕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

即液流速而易成難以鐵則液流澁而難就初申白詵月鑄錢可萬緡巳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成文後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年冠之然輕重率準開通慶曆中西事棘而軍乏需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大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佐關中軍未幾罷而陝右復采儀州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巳又勅江南

鑄之而江池饒儀等州又勅鑄小錢悉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以故盜鑄者衆而錢文大亂物價滑買不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鑄鐵錢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於是三司使葉清臣與學士張方平等議以爲關中用大錢之所以弊者本縣官取利太厚致姦人盜鑄而用輕也比年來皆虛高物估以徼什一之利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

決未易行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
鐵錢若河東小鐵錢皆以三當十而罷官所鑄爐便
自是姦人稍無利而盜錢多卒未能絕也其後罷商
州所鑄青黃銅錢又合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
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於貲用多咨怨
先是當十錢行中書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
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爲得衷歷代改更法雖精
密不能期年尋即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葦其盜鑄
而終已不行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

可時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邊芻糧之價必增矣臣知湖州時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錢輒立契代受鞭背刑官京西時盜殺人罪死計所盜幣不直不能數百錢則利惑之也況盜鑄之利重其何以禁之已竟不行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多非銅禁之不嚴以鼓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禁而邊關無譏於是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荊湖諸路各置監鑄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已而諸務無慮務增額以為功而所鑄錢銅錫雜

而肥惡易毀、又私鑄麄雜、元豐末、西師起、兩邊皆用、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徵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於是判應天府張方平具疏言、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所以握天下利權、無令倒置也、自熙寧新敕除前禁、邊關海舶、重車飽載、沿邊州軍、每貫稅收稅錢一二而止、錢本中國貨寶、舉以與四夷共之。曾不限隔、又自弛銅禁、民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雖逐州置鑪、每鑪增額、亦

稽畎澮之入而以供尾閭之泄也豈有足哉且公私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之本價錢之所發也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若今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錢之所斂也民間貨布一仰於官錢官錢之出少而賦錢之入多則錢將安出而公私上下並苦之矣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闌出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熙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寖輕乃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

帑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許天啟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斤七兩赤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為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為縣官使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用倣古招天下亾命即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於陝西行鐵錢地公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益市中國鐵錢為兵器器犀利若雜以鉛錫則脆不為虜所利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

三之一而夾錫錢一折銅錢二並本輕不與銅錢等
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癈減之令凡貿易不受夾
錫錢聽告糾細民蒙其患而私鑄者兢起又立搜索
告捕之法嚴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騷然知蘄州章傑
言盜鑄宜準淮東囊槖強盜之法籍家予告者而居
停鄰保並坐大觀星變肆赦有司上盜鑄得罪者姓
名乃至十數萬人民愁歎而米南孝宗時舒蘄守臣
以鑄錢增羨遷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與積錢有禁
而民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運轉而

豈圜法為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闢奧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蕃船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錢之不耗於海船也無幾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鍮銷濫靡之器飾公行於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亶專急於

民之積錢不已遠乎惟陛下昭示儉德先自上始弃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趍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僞難質易請禁之便宋置便錢務許商人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猶之券質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貲私爲券買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爲錢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後貲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

轉運使薛田議以爲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爲交子務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爲之限禁然非積錢爲本周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湟鄯西寧藉其法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

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樁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艱滯道路嗟怨矣其後命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交實始以楮爲錢南宋做之造會子行之

諸令發官錢並充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西湖北京西除鹽本質錢外他用率以楮雜本以楮官俸給以楮軍士支犒州郡支應亦以楮諸路不通舟載者上供錢許用楮沿流州軍錢楮參半用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率如之願全支受者聽而即楮為錢佐國用矣時參政沈位為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稱提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即以錢提收貯之候闕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

僞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閡不行賈似道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總而論之泉布之設乃阜通財貨之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也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以救民饑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然則是商周之時所以作錢幣者蓋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爲救荒

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也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而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至于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爲祿故其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所以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猶存古意自王公至佐吏班職高下俱以萬石千石百石爲數則亦以穀粟制祿而人民出錢不過口筭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乃始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王以穀粟爲本布帛爲權常不

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既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金與王公爭衡古意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則見害懲艾矯枉而過直矣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以重穀帛而適以輕之然則天下惟得中適乎爲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非也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

爲得中故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故開元之法終不可易何者論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爲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爲法錢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法錢雖多其精緻不及前代當時唯務得多不思大體夫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

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爲權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議論紛紛或立法以禁惡錢或以錢爲國賦條目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爲式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用第五琦鑄乾元錢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是錢之蠹也至于齒

波以錢爲患數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弁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益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而猶不足至造楮以權之凡當時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戲造襲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擕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隂相折閱不可勝計其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

貨亦必并乏。是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其賤天下之貨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閼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賣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

以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雖然又有疑焉計當月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而猶患其少者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

麴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者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宋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當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其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

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券以制錢乎且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用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

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賫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費或用號令反

覆民難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后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不知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何資于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楮

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
挈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
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
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
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
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
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楮之
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
蓋占貿遷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

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倣宋金之法有行用鈔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以百計者三以貫者二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而銀貨蓋未及行云凡鈔之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

壘三十文其貫陌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等以釐鈔不便于民命罷印然元貴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伍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然鈔本以紙造易于昏爛又貫有成料零畸貿易不便碎貼成宗時鄭介夫議

曰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之民間者甚少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旣而銀

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為母小鈔為子令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幣亦非吉兆美讖也夫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賫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常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

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爲輕賫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則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有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皐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三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

萬年猶同一月所謂鈔為一時之權宜錢為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即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則懷十文鈔而出雖買氷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何也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雞豚畜産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産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窮出僻壤鈔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破不開若背物選鈔則零

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則盡歸於商賈並此所以益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積可以取資國用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免有挑僞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民之所出者貨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兩便之計也議雖善未見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

改造至大銀鈔定爲十三等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明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而鈔之倍法太多輕重失宜遂詔銅錢與銀鈔並罷而華所立院監專用中統至元二鈔焉時楊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

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韙之。後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欲更鈔法。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其意。請更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錢爲子。下廷議。祭酒呂思誠曰。本錢鈔之相爲用者。以虛換實。以實權虛也。今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小民將藏其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不能革人心而變法。何益。至元鈔僞。人猶識之。交鈔人未

之識僞將滋多僻哲篤曰錢兼行也則何如恩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於鈔輕重不論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之子走不聽卒定更鈔之令仍鑄至正通寶錢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値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

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開元立鈔法以至元寶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别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

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盍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

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旣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湍觸之患矣此

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國朝錢幣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　勅戶部及各行省鑄　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　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僞造告捕之法上鈔一

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　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姦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　王堂直益　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不行隨　遣御史鄭埜往按之衆以謂非起大獄弗著令法不可埜念著令

巳峻非法意在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日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令鈔法通矣事遂止然洪武時賜鈔千貫爲銀百兩金二十五兩而永樂中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鈔三千貫不過四兩餘矣自是鈔法遂廢格不行而自京師達四方無慮用白銀即寶源局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閒行至國家經賦亦惟獨收花文銀蓋五金惟黃金爲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品乃物理之自然豈智計哉今釋金錢不用而

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爲上幣以權金銀、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鈔若錢以上幣權之、每銀一分、值錢十文、鈔新製者、貫值錢十文、中折者值三、昏爛值一、甚者以鹽法阻壞、欲更重鈔法、幾以盡餘鹽之利、而重鈔必峻刑、且逆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必折閱、如之值千錢者、終至于下值一文而止、況鈔既折閱昏爛、即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糜蠹浩不訾、于利權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

錢之禁制其操柄毋愛銅惜工以為天下先豈非因自然之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符哉　嘉靖初　諭戶部議錢法浙江巡按御史潘倣言兩浙鹽榷商稅課程俱收錢鈔固為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半居則半價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相欺失以斂取小民錙銖之餘而委填奸人谿壑之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司給散官軍俸鈔從之十三年　命工部造　嘉靖

通寶錢依　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續解貯庫十五年御史閆隣等言　國朝所用錢幣有二一日制錢如　祖宗列聖及　皇上析鑄　洪武　永樂　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日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有僞造不過竊真售贋其于原制不甚相遠也邇來　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

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返爲壅遏乞榜示五誠許以舊例二錢通行其僞造私藏者剏以半月自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僞錢進呈上亦惡其濫惡詭異　命都察院亟揭榜禁約如敢有仍前鑄造及壓抑者嚴偵捕之治以重罪久之以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准銀一錢中則倍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已又出內府貯錢折給俸糧是時民間行用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裂至以六七十文當銀

一分核僞者或剪鑿夾其中卒不可辨乃　詔嘉靖
通寶錢以七十文准銀一分　洪武等年號錢與前
代雜錢上品者俱如例其餘視錢高下以爲差准一
切私造濫錢悉禁止犯者置之法然小錢行用旣久
輦轂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
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十文折筭由是諸錢
市易者亦以七十文抑勒于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大
祲四方流民就食　京師死者相枕籍議者咸謂錢
法不通所致于是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言許民用

小錢致與戶部郎中劉爾牧相訐　上怒斥爾牧而命錢法且從民便候行之十年再議然請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難奉　旨開行竟不復用而民間又競私鑄　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嗣是　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旋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鏇車以鑪滌代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圖易剉治而輸郭粗糲色澤慘暗與前迥大不侔矣由是奸偽之徒徵倣盜鑄濫惡日滋貿易

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忿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投聞閭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

上憂之問閣臣徐階弊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日盜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賄之門二也朝廷以之給賞而蒙恩者受無益之賜三也官府以此給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生事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大損

國體五也、今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給之、則奸弊革而私鑄上、用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于是罷寶源局鑄錢法　隆慶元年錢法不通、部議所以便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　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鋪戶濫收惡錢、以克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踈濶、私鑄者多眞僞混淆、則

煩揀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　洪武以來制錢并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則僞錢不售錢法自通　詔從其議未幾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　朝廷何利焉臣以爲廉鑄

錢一萬金則　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内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惟輸之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　朝廷又議以年號亦不克有壅而不通之患請歳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即以備文武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多則工本當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歳錢十文値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俱以大明通

寶為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為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得矣從之

萬曆初　上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必輪郭周正文字明潔以銅質厚即易為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

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即素非行錢地亦鼓舞稱便蓋以鏹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滑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為便也然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鼎點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産銅地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既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錐之人剉眼穿條薰色之匠與爆銅質刷錢模之工又多費而

不訾然可誘日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樂奉令則銅以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不在于錢之不行而在于錢之不繼不在于錢之不繼而在于銅之不廣錢不繼銅不廣而欲其如流泉焉行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市耳目眩瞀而民無所措手足夫是低錢也質輕銅假字文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我　朝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兼使收買之科姑息而不立重以雷難則是不患于真錢之不行而患于

僞錢之錯行僞錢錯行而欲眞錢通行而不壅者否也與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責賦之入固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卽藩省祿給存留鹽稅薪俸工食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誡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賈菜之傭則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鋪名爲倒換實恣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之于下勒收受于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乃民愚相扇閉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北城社者又從而簧鼓之只

濟其不便之私。一月而令下。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又安望其必行乎。夫錢費于金利于刀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即山鑄銅誠原本初議。今誠于　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凡課程之征。贓贖之鍰。寸以錢爲課。表上。而　朝廷賚予之典。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斂于上而復散于下。收于此而提引之于彼。如泉

之赴挈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防
之其銅廢者皆收之以人于官而請用銀貝之地悉
遵 詔旨各從其故不強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
法其有行哉

